

75413 (475/62)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2

苑洛集卷之二

賀封考功郎中思竹錢公七十序



此頂松書後依

嘉靖丁未公壽七十視聽聰明精神凝固顏色清
 潤鬢髮始斑言動若強仕人公子銀臺大夫景山
 公迎養南都初景山官天官勳部公封承德郎署
 員外郎景山官考功封奉政大夫郎中十月十二
 日初辰也群公畢賀賀皆以文景山復以文屬余
 夫人固貴于壽矣壽而匪福者累福矣福而匪德
 者辱故人有年壽有福壽有德壽惟德則尚壽也
 箕子演疇用昭福極首之以壽而曰貧極曰疾極

曰憂極斯不亦累矣乎累矣以壽申之以富康寧
而曰惡極曰弱極斯不亦辱矣乎辱矣以壽故以
攸好德終焉夫苟好德則其壽千萬世未已也公
今七十猶健期願未艾兩膺

封典

勅誥焜煌厚蓄好禮榮享祿養景山孝竭無方百順
迎和可謂壽而福矣公之初封也

皇帝勅曰行履端方操持謙慎事親惟孝教子惟忠
丕誕鍾仁之本大開積善之基其再封也

皇帝制曰厚善在躬隱于世緒榮及壽康斯作德之
報使非公好德之篤輝光何以

上聞若是邪箕子又曰遵王之道是訓是行公其有
之昔伏生九十傳經於漢張萬福八十振直于唐
文彥博八十有五平章于宋自漢以來千七百年
間九十若八十不知幾千萬人而三公獨以壽名
謂雖至今存可也是尚壽也公自是而往上感

聖褒下衍素履善與年進老而不回重以景山之賢
崇階峻封必極顯揚仰追古人永辭後世蓋無量
也豈止爲百年之身而已哉公世官陰陽正術以
父號竹隱故取思竹自號云

送王侯東歸序

丙戌部使者分行天下督邊稅王侯告最部使者
旌焉陳牲加幣益以庶品侯考檄而納之民曰此
盛舉也蓋大其烹乃盛為供張於廳事士大夫銘
功於旌常賀焉明年丁亥院使者代

天子西巡華嶽謂侯為侈將按之侯曰知縣誠有罪
焉耳時之通禮知縣不能違也院使者曰禁酤充
間發者當之何謂通禮哉乃告之刺史方伯刺史
方伯曰人情也請原之院使者曰吾法官也安用
情為請如法於是刺史方伯下之郡守郡守曰此

非太甚復請於院使者而院使者復以法辭遂罷
侯官侯行矣吾邑人曰侯以功獲罪惜也夫禍福
相為倚伏造化弗可先知得馬而折肱折肱而免
戍侯之被旌也謂升騰有日矣抑孰知其為戾階
乎侯之歸也又安知無隱福哉侯亦可以自慰矣
昔朱浮下河東解印綬去者三十人三賢者誤入
焉士之升沉有命從古皆然侯亦可以自慰矣

○○一田贈公郤金序

贈公西川柱史方君父也一田公號也郤金公郤
負公者金也古之人出則人食其力居則自食其

力惟田為本商若賈君子以為貨殖云夫厥土黃壤田之上也歲取十千田之獲也若乃廣斥之田雖耕耨耰播人力無以施其工風雲雨露天澤難以神其化其能厚獲矣乎故農者務上田云公既以一田自號復自贊曰天包無外而斂之一掬地載無餘而量則不足義守而疆畎修仁涵而穀種熟然則公所耕者方寸之地乎存仁思義黃壤之心自修天啓百善基之矣仁若義也於公卻金事見之有逸馬入公廐公言之官秣以待主逾年有男子云馬主也遇馬於閑毆牧僕奪馬去居數日

當作涵

而僕死男子大懼懷金求免公卻之男子愈益懼益百金叩首求納公款誠譬慰固卻之男子始信公感謝去出而頌曰使公子孫世世顯貴也夫秣馬待主而男子毆僕奪馬負公多矣數日僕死以報無道我匪彼罪當之人命夫復何辭此誠死生危急之際也百金至重餽以贖辜必無後虞人情所易動也公不加怒而辭卻之夫仁者不乘人之危義者不利人之有公得不謂之仁且義邪疆畎修而穀種熟殆不愧於自贊者邪是故恩愛溥於家庭行誼達於鄉國九族化焉四境式焉有本者

如是爾然則公所務者田之上上真黃壤者也西
川柱史負豸乘驄異時而卿而相潤身潤國以潤
民推公所獲以食天下其顯揚於公者無既也是
豈十千之富徒潤其屋者邪所獲厚矣人力天澤
蓋兼得之故為之序且贊曰務廣田之田者荒務
廣心之田者昌男子者頌於茲而證

壽特進少師大學士嚴公七十序

嘉靖己酉春正月二十有二日少師大學士介谿
嚴公壽登七十百僚群辟罔不忻慶皆為文以賀
而南都諸君子共圖為公祝竒曰惟上天篤壽名

臣惟名臣克享天心惟聖主篤任名臣惟名臣克
堪主德惟天最難謀非至平通徹三極而無間天
曾不私壽之周公人臣之極也尚曰天休滋至惟
時二人弗堪天心豈易享邪惟聖主最難遇聖主
者不世出也而又備高天下之德縱高天下之才
富高天下之學人臣者非其器冠朝臣而絕百工
何以克堪其任使哉自昔繼世之主莫盛於成康
非召公求篤棊三朝之壽何以成刑措不用之化
非畢公求弼亮四世之壽何以成道洽政治之休
有周八百年之祚自此基焉天壽之主任之臣成

之也然則名臣之壽將以壽國家壽萬民豈一身
之慶一人之祥哉公躋七旬精神內固氣血循軌
耳目聰明步履輕健顏色清和其晉接也

天威嚴重公參侍移日比出殿庭諸侍者皆困之疲
躡公獨從容舒泰若無所事事者驗今徵後百歲
即今日也非天所以篤壽乎公者能若是哉今

天子聖神應運中興才兼勲華德極廣運學貫精微
群臣少當其意者每嘆真才之難得而獨於公

特加懋眷蓋公自拜大宗伯即蒙異數入侍西禁預
參機密及

簡貳輔每蒙獨

召顧首輔有莫得預聞者晉首輔恒虛貳輔不設以
專其任運籌帷幄都俞吁咈和若鹽梅親猶父子
密札下問日至數四或字而不名位特進祿一品幾
十年來

恩禮日隆

聖天子萬壽無疆公蓋與咸休矣然天豈私篤壽於
公

聖天子豈私篤任於公哉公之所以奉答而對揚蓋
有高出於群僚之外者公幼為江右竒童自布衣

時學已成名即抱台輔之望既而登進士入翰院
讀中秘書乞木石居進修涵養則益淵懿宏肆矣
公才浚明敏達冠絕時髦每

不中事幾可

上心者定大事決大疑從容數語當事之邦轉危為
安幾否而泰矣

聖天子勵精率作責效臣下明無不照莫遺於纖悉
法無不施無間於崇卑一不克宅即加詰究中或
有甚難處者公潛默之轉移牖蒼之遇納曲折調

劑鎮定解紆蓋有人不及知者昔人謂夏忠靖惟

天與

祖宗知之公之隱惠惟天與

聖天子知之至於公樂與之量受人之虛不倦之勤
勞謙之恭真得元輔之體是故人壽之

聖天子任之今

聖天子至治大化恭已南面于以壽

國家於億萬載之長今天下之民用協式見安享太
平咸登於仁壽之域抑誰之力歟是公一身之壽
其衍而為

國家天下萬民之壽其所以酬

聖主者皆所以答天休也古人謂通於天下之謂達

然則公之壽不謂之達壽已乎

送大司徒松泉真公之南都序

古之大臣負康濟之才者必於其難而見之書曰
若將大川會其難也易曰利艱貞濟難之道也稽
之古昔事有所窮則經畫之難時有所扼則展布
之難人習於縱則振起之難非名德君子曷以濟
之戶部司天下錢穀而南戶部則總南都之錢穀
前南司徒疏陳部政之難備極其狀蓋天時告災

歲有所逋而年支有常額必取盈經畫難也窮則
變變則通力不能以自專而勢有所不行展布難
也仕南都者咸以清暇自居安于無為上之人一
或督率之嚴則目為多事怨議橫生振起之難也
今歲春南司徒告員缺大宰疏名

上請

天子簡公界之

命下之日廷臣共喜以得人慶吏部司大夫高君諸
僚以公及予皆故部屬也將贈公以文屬予嘗觀
古之人當其窮也坐視浩嘆不能自溢於常法之

外既制於時又參之已則吾之所司十已去其四五矣念積習之頽而無異入之漸人孰能堪不幾於用罔邪此難之益難也已惟公敷歷中外幾四十年自部屬歷藩臬總制運儲副貳兩京司徒卿宦跡徧宇內聞望滿士林茲行也運弘濟之才竭大作之忠鎮以素昔之重望窮弗能困時弗能扼人固後志以趨命當書之難而行易以濟之昔之難者今則易然南都之儲無足虞矣經有之公其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此正留都之業端有望於公焉是則

聖天子簡畀之意也諸大臣明揚之意也諸君子贈言之意也

賀太守吳公初辰序

十一月十日公初辰邵陽尹李君彖介書請文賀且曰我公之撫助我也情同造化豸心感之非文莫宣今適其誕日也謹圖之我苑洛先生焉苑洛子曰施之厚則感之深感之深則形於言言不足以盡其情也則宣之於文自夫群分類聚之情見人之所施者異而其所感者亦不同故德同道合彈冠結綬則謂之朋是為君子之施感淫比曲附

二天三窟則謂之黨是為小人之施感朋進而邦則榮懷黨進而邦則杞桎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初九方進而二九即隨之世之所以泰也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以其彙初六方進而二六即隨之世之所以否也始而一人之公私終而一國一世之隆替感施時義亦大矣自李尹之治郟陽公之治吾西安也甫三載藩臬之旌獎撫按之薦剡交上遞下殆十餘章謂李尹治行為諸邑最謂公治行為諸郡最是故公以李尹為賢而好之李尹蒙公之澤而感之則可見公非作好李尹非阿

私善善者同是公而已矣昔周公以寅畏天命為壽之基夫與賢之公畏天之尤者也天下之泰可以致之况一身之泰乎公壽耆期可徵也

贈孫子子魚謫南川序

孫子子魚謫南川將行苑洛子携樊子恕夫孟子汝熙趙子子春趙子汝完弟汝度子汝聰子汝翼子往餞焉主賓既洽罇俎畢陳汝聰子曰清商初發星河在天征車不可留矣苑洛子曰時哉觴之汝翼子曰臨長河而出涕望霸陵而銷魂悲莫悲於生離者矣苑洛子曰情哉觴之汝度子曰遼海

之車既駕而子安之雅麗斯陳衡州之後既行而
嘉州之清新繼出吾有詩以壯子魚之行矣苑洛
子曰文哉觴之汝完子曰感牛山而起舞臨陽關
而三疊吾將歌以侑觴矣苑洛子曰壯哉觴之子
魚避席而言曰金罍已過玉山將頽鯨也不勝德
酌矣鯨也不佞弗若於時弗徇於人志遠而程阻
心勞而寡與情發于既醉感生于長別悲夫于是
樊子振袂而言曰吾聞子魚之治洪洞也夙興而
夜寐可謂勤矣薄斂而節用可謂廉矣澤施而仁
博可謂惠矣茲行也何以昭黜陟而示懲勸哉孟

子曰有是哉千章之木風不停自潔之士毀常至
孟軻見沮於臧倉子路見愬於伯寮勢也命也烏
足異哉趙子曰有是哉好惡情也邪正類也吾聞
憲官之按山西也龍湫子端溪子白閣子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而憲官皆論劾之王叅政李僉事
舉世之所共棄者也而憲官皆薦揚之情也類也
子魚之劾其如情類何哉子魚捧觴再拜曰諸君
子之愛我各盡其情矣至矣極矣其將何以命我
哉於是樊子師錫苑洛子曰是惟苑洛先生哉苑
洛子曰智慧生于疾疾生全出於憂患困窮拂鬱

劄

王汝于成南川雖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冉求之
足民言游之禮樂孰非可師者詩曰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子魚之謂乎于是子魚翻然喜惕然慙冕
然若有所得曰謹受教矣在坐者執友郭君景華
請書之于卷苑洛子曰可子魚名鯨同進士出身
賀魯府典寶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王公八
十序

公給舍復軒君父也今年壽且八十矣公經明行
飾早負庶譽以博士諸生拜

魯王典寶才豐而位儉道亨而程阻人多惜公而公
顧泊如也

王冲年豪飲於群臣時加狎戲或怒而呵之公輒以
禮強諫

王察其忠實不怒錫祿米文幣焉後益多導諛

王者王益驕公曰是豈特醴酒不設哉即去魯會國
僚皆被逮公獨超然不累既歸絕迹城市獨與鄉
耆賢者樂其日用後學儀式焉二月九日公初辰
也越五月有二日

太廟工成禮備

皇上推恩臣下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復軒君僚傳

君

巖王君石峯李君練溪胡君松溪李君近山羅君以公受封之慶適八十之期咸以爲榮稱賀焉以文命余夫壽者天人相待者也基於天成於人天者一而人者二是故天篤者壽德格者壽和迎者壽夫或弗旣其天者人伐之也或自勝其天者人致之也二者未盡矣是故古人原諸天謂命稟於初非人所移蓋清純鍾其氣凝定毓其質則冷矣弗侵壽自享矣然強德篤義天乃自成千人共指真懿必折蓋嚴恭寅畏堅實精明則血氣循輔精神內固上可以奪神功改天定下可以保命原奉

初有孔子所謂大德者壽也語有之和樂不應導迎善氣者壽蓋受之天者完履之德者盛矣苟拂逆日困於心憂虞時衡諸志所謂大者或爲之搖焉是故往無弗利動無所忤優游豫悅歲月自供蓋人之迎者又所以爲天之助也斯三者一係之天一係之已一係之遇是故兼有之難矣公今八十康強若壯固天錫以難老也爲士而脩爲臣而忠見幾用哲安恒秉義其德不亦成乎給舍君弘器遠到陟要登榮音勳名於盛世光諧孝於庭闈服養固已無方矣自給舍君而下四子十五孫者

桂芳蘭茂又皆休昭堂構志紹箕裘克類而弗墜
焉二曾孫者雖孩提在襁然已玉粹珠輝可玩而
樂也然則公舉目咸順適怡悅之境無違厄于犯
之戚所謂導迎善氣者公且膺之是故壽矣傳曰
聖人在位而王道得人多壽今公生際

明時躬逢大典

龍章焜耀章服輝煌華階美銜一時均錫其所以慰
適其心者又導迎之至也公之壽自是蓋無量矣
余聞之西極之山有玄鶴焉雲身而朱頂千年而
羽始齊蓋得義氣之精者也東極之山有靈木焉

畢蘿香作畢羅

赤章而翠葉三千年而實始成蓋得仁氣之精者
也然皆生於烟霞之外長於雲霄之中畢蘿彈射
所不驚斧斤樵採之不及其得於培養者亦沃矣
是故觀諸物理云故曰壽者天人相待者也因書
以爲序

送遂谷子詩序

遂谷子謫嶺南與余遇於越海之上萍會他鄉相
看若夢締歡言於促膝掩離涕於交頤悲喜可知
矣昔送遂谷子赴北山之役謂歸期當三月也比
遂谷子還余已得罪出判平陽白樓滄海動隔關

河又三年余來按兩浙遂谷子則蕭蕭江上身
逐客矣于時潮平江闊日白天青傷歲序之易流
慨升沉之靡定舉目山河之異回首故里之思感
時追昔悵然興懷且悲余生事茫茫後會知何地
耶詩以送之

贈龍湖張公

簡命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序

天下之重天子主之輔弼之臣佐理之輔弼者經
綸寅亮式百僚熙帝載懷萬國鎮四夷旁迓平治
弘濟艱難百責攸萃任至大也古今皆崇重之而

我

國家尤極其選非才猷超衆品聞望振一時莫得與
焉歲戊申元輔以員缺

聞且請

簡賢以自副

上報曰少待蓋

皇上嚴惟圖治其難其慎不與他官例也今年春元
輔再請

上報曰俞命家宰合文武臺諫集議北闕下疏名上
請

無改元

哉

上親首簡公俾與元輔協恭命下之日朝野懽騰謂
皇上之明克宅克俊謂公之簡賢於夢卜而南都諸
縉紳尤習公而儀式者也爲文賀焉非賀公也爲
天下賀也夫輔弼之任誠重矣然上有三接之寵
則下必有十朋之益而位極百僚之首則必才極
天下之全古之人固有戡定削平勳蓋一世者顧
有悔於乾又其有清脩峻節名高千古者乃括囊
於坤此一偏之長而非全德之器惟乾之九二普
施於利見其德文明也惟坤之六二不習無不利
其德直方大也迂衡於乾弘濟於坤乾坤大用非

全才君子孰能與於斯哉乾易爲也而悔坤難爲
也而利才之全與不全故耳輔弼重任非全才君
子孰能與於斯哉公蚤歲大魁天下固已俯視一
世矣繼覽中秘書爲

天子門生涵養極研浩乎大成週遊館閣敷歷中外
幾三十年作日大望日隆士林快覩竒受知於公
最久備叅公論其治身行己之道撫世酬物之宜
因中求正卽事授理虛盈伸縮天下之事在其消
息之中且留心世務近自都邑遠至邊陲於凡錢
穀戎馬鹽法水利地理星曆莫不考究盡其精詳

細大不遺非所謂全才者乎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細物迓衡弘濟以副經綸宙亮之位以成奮庸富有之業非公孰能與於斯哉夫難致者位難有者才難際者時載觀今古雖大聖大賢終身不遇位不能以必得也賢人鍾間氣而生如麟鳳之非常出才非可以常有也雖宅俊之賢居可効之位克綏繹之以盡其能而後可成用協丕式之治時不易逢也公際乾道大明之盛時授知

聖主簡擢元輔以康濟之全才居輔弼之重位可謂古今極難得者矣其將明揚天下之士翕受敷施

使小大各得其位共効用於明時永保平治之休而無艱難之虞上以酬

聖主之知遇下以答天下之仰望固公之責也書曰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又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咨其師以是爲公望且以爲公賀故曰非爲公也爲天下賀也

送判府歐公北歸序

公吾邑侯之父戒日將北歸矣吾邑諸君子以公茲來也實裨化理匪直空行爰動念懷之情載興詩歌之頌而眇末贈言之旨亦如斯矣越惟辛卯

之春吾侯敷政甫及六月庶事浚明兆民忻戴既
竭在公之忠思展庭闈之孝于是迎公于梓里就
養于花封維公子雖貴顯不忘庭訓吾見其慈也
維侯承歡朝夕養以大邦吾見其孝也由是基履
之貞標準斯建紹聞是衣敷錫無疆吾邑之民盡
懿則于天象儀典刑于神會孰不爲父咸興慈焉
孰不爲子咸興孝焉夫豈但一人之慶一家之榮
而已哉是不必考聲教于絃歌求阜厚于倉積而
侯之治亦有徵矣昔昭明之化原于家庭鳴鳩之
教本之父子則吾邑之民不言而化不令而行者

是蓋風火之機動于威乎之下和平之休速于山
澤之感自弗能已矣傳曰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公
及侯之謂歟載惟諸君子於公齒毛遐隔非芝蘭
之交勢分相懸無瓜葛之附而瞻戀之懷油然而
忍者豈非沐侯之德深感侯之德至而然歟古之
人飲泉思脉見玉懷山凡吾人四境晏然五品不
斲者孰非侯之澤公之教哉故公之來也吾人仰
之公之去也吾人思之

贈大方伯松崖方公致仕序

人臣以進言爲忠士以勇退爲義忠者臣之大節

改時

義者士之美行言矣無補於當時退矣不關於世
教斯亦泛言苟退耳復何足以爲忠爲義哉歲乙
亥冬浙江守臣假和賣以媚貴近公爲大方伯方
伯掌一方財賦出納無不由焉守臣召公語之故
且侈言貴臣之能生殺予奪人以挾公公固執不
可守臣強之益急公嘆曰吾受一方之寄乃不能
爲

國未圖爲民敷錫則亦已矣顧欲聚斂以奉人容身
爲邪卽上疏乞歸避居私室於是郡邑竟不能違
集數萬金於藩司別藏已而

朝廷以公素有昔望弗卽允俞公乃復起視事守臣
將取所集金獻之公故弗卽給密具疏

上聞辭旨甚激切留中不出公以諫不行義不可留
復乞歸

朝廷乃出公疏行之

特旨命公起公三疏竟辭去於是

朝廷從諫之聖遇臣之禮公事君之誠致身之道兩
盡其美而無負矣嗟夫

朝廷之德浩乎乾坤之大公之節巍乎秦華之高斯
民熙熙然獲萬金之賜又有如霖雨膏澤之潤而

海內達而臣文而士莫不頌聞之廉懦聞之立足以書之史冊風乎當時傳諸後世為一代之榮也豈公一身之忠一人之義邪雖然忠不忘君義不絕物以時考之方將大有所為其誰能遐棄於公哉公今歸矣其息所以酬時以谷天休者乎若曰茲行也可以茹芝而避穀矣則非予之所敢知

贈南考功正郎沱村史子考績序

南部考功郎中史子三年考績入

覲史子先為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正法度忤權貴外

調者幾年今稍遷至郎中史子為人直而不激廉而不耀正而不諒外和內剛樂易而能執宦遊所至風裁昭聞秉德治行表表在人耳目官箴士脩無弗與也又焉用考哉經言考績其為中人而立乎必率作而後舉必稽察而後見中人也夫其無待而興聲實見於世上下信之遠邇揚之若史子傳者焉用考哉聖人不得已而立此考法激中人也古之人立德立言光垂於百世士且然矣而况於有位者乎後世且然矣而况於當時者乎使虞廷當時皆如五臣焉用考哉於如伯鯨辱功如共

於如伯錄屬功如共工於如屬不足德也
法立焉俾人畏而警慕
二於學謀。業竟典。方命此族疑作亦如如
伯錄係功如共工亦不足德也
屬作僣也代之制損益裁度用集

九年察其繁簡咨其高
下視其身言進陟有差亦以待中人也若夫茂才
異等則又不俟再考迪簡而超遷焉如吾史子又
焉用考哉初嘉靖丙午史子為主事時大冢宰奏
薦主事可吏部近大冢宰又薦郎中可行省參知
政事然則史子果無用考也此行也史子其晉升
矣序以贈之

贈邑侯王君獎勵序

我

國家稽古率作黜陟幽明內則冢宰外則憲臣憲臣
舉冢宰酌而陟之憲臣刺冢宰酌而黜之舉刺者
激勤怠關進退最重典也嘉靖己亥監察何公督
鹽已一載吾邑王侯治朝邑將三載監察雖開院
山西然陝之西安河南之河南諸郡縣盡屬按治
監察一載得代將入

觀舉刺群屬舉憲二旌與獎也吾侯獲獎焉陳牲兼
幣肆筵張樂明揚于衆示異等也且曰侯之賢宜

工於若孱不足憑也而考法立焉俾人畏而警慕
而勉成中人也我

國家辨官論材上稽唐虞三代之制損益裁度用集
大成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察其繁簡咨其高
下視其身言進陞有差亦以待中人也若夫茂才
異等則又不俟再考迪簡而超遷焉如吾史子又
焉用考哉初嘉靖丙午史子爲主事時大冢宰奏
薦主事可吏部近大冢宰又薦郎中可行省叅知
政事然則史子果無用考也此行也史子其晉升
矣序以贈之

贈邑侯王君獎勵序

我

國家稽古率作黜陟幽明內則冢宰外則憲臣憲臣
舉冢宰酌而陟之憲臣刺冢宰酌而黜之舉刺者
激勤怠關進退最重典也嘉靖己亥監察何公督
塩已一載吾邑王侯治朝邑將三載監察雖開院
山西然陝之西安河南之河南諸郡縣盡屬按治
監察一載得代將入

觀舉刺群屬舉憲二旌與獎也吾侯獲將大馬陳牲兼
幣肆筵張樂明揚于衆示異等也且曰侯之賢宜

聞於

朝

綸詔有限則監察舉止山西而陝西河南弗得舉也
先是監察唐公李公皆嘗列牘薦侯于是二尹張
君三尹王君蓮慕劉君曰侯自此升矣請文以贈
夫勸而後有爲非君子之志也非勸而有爲亦非
君子之志也君子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是
故觀其所由而君子之情見賞罰無章是非不明
儀物不備是故君子不可以虛拘故慶賞者鼓豪
傑之心納天下于善二帝三王之所以不廢者也

是故車服庸功懋賞勤者勵而怠者興矣夫侯才
又士也非見利而進必勸而始趨于善者也夫侯
才又士也沮之而強顏就列斥之而忍心弗去侯
能不思所以高蹈哉故曰非君子之志也由是而
志得伸行有孚令聞益達將以施於一邑者大施
焉故曰侯自此升矣

贈大司寇貞庵周公考績歸南都序

南京大司寇貞庵周公考績至京師既竣事

陛辭將歸朝卿大夫因公西臺和韻之章賡而贈之
竒也公門下士乃爲之文惟有虞氏三載考績成

周氏六服大明當其世作百工於惟時倡九牧而其喜古今稱治莫盛於虞周惟我

國家稽古建官遠宗其道近通其變百七十年以來上下交脩中外勵翼雍熙太和之治虞周而降孰有盛於我

國家哉惟公弼亮三世夷險一節所以輔成我

國家之盛者茲考也其大畧也然公之已考者六而其未考者三公始尹新安也脩廢墮剔蠹弊發政愛民揆文振德養道浮於天災聲教浹於士類稱循良焉繼爲御史也止中宮之佛事上闡外之便

宜薦直忝於廢閉劾奸興於幸寵又其大者恥屈身於權瑾之門始罷其官繼中以禍介然而弗移稱風節焉嘗丞大理矣稱平恕焉又嘗兩拜都御史矣稱貞肅焉又嘗兩拜部侍郎矣稱浚明焉今爲大司寇敷歷兩京聲望益隆於是天官卿引公於

奉天門下北面稽首對百僚以揚休面

九重而奏最

天子曰都徃即乃司於是春官卿奏言公功斐篤既音及於先人宜慶延於後嗣

天子曰俞勿替舊典於是公自孫碩膚引年謝事
天子曰弗爾精爾力爾尚康強其勿困哉此公之已
考者天下之所共知者也其未考者竒則獨知之
公宰相器也竒昔嘗事公而察其所安公有容無
我斂多能而若無他技相度也棟隆井冽可大受
而克勤細物相才也厚重如山弗可激之怒弗可
媚之喜相節也當今

明天子寤寐元老公方懋厥德異時

朝廷下白麻之詔置之黃閣之地公竭十朋之益以
酬三接之寵相與保

國家熙和之治於千萬年者諸君子之所望也
朝廷簡賢圖治之意也是爲序

贈掌教王君九載考績序

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夫司政者治官也司教者儆
官也是風化之由也官義則士習從之官利則士
習亦從之官者又士之由也今歷數十年以來環
數千里之地吾未見夫言義之官言且不聞而况
有爲之者乎治官教官之弊也久矣而司教者爲
尤甚始則官壞其士終則士壞其官官士相尋風
化益壞昔余德輝以爲弊端謬種不可不亟拯而

力救之朝議爲之太息識者以爲名言作而振之
弗在貞一君子乎君燕產也少事經義壯試文闈
晚謁天部繼教海豐教革陰教革陰亦既二載矣
將赴家宰考績革之諸生介郝生誥來問序贈君
誥曰君之教革陰也義以爲尚利弗之急貧者富
者敏者魯者沉潛者高明者同仁視之二年間終
始惟一故士懷之上與之士懷之故群聚而保留
之上與之故獎書屢下焉夫信君倡之義也其亦
皆之僅見者乎華之士他日當有感動而興起者
矣昔成化中吾邑師有榆次翟方氏吾邑侯有南

陽蘇繁氏翟師以義教蘇侯以義治吾邑式化厥
訓人才輩出若雷大名之剛毅若周廣平之醇懿
若郭盧氏之介直是皆聞義勇爲見利而耻者也
是皆翟師蘇侯之啓教也然則華之士不有興起
者乎君茲行也陟而爲治官則將尹一邑焉陟而
爲教官則將教一郡焉蘇侯治之則也翟師教之
則也則夫一邑一郡之士又將有興起者矣奚獨
華之士乎誥余門牆友也其言足徵乃爲之序

贈張乾溝序

世固不言而能行無名而抱實外樸而中華者

功

不可忽也醫士張乾溝者其近似乎世亦有高談
竒論以銜其能陽秘陰露以神其術使病家視之
如造化有生覆之攻考其用則殺人者非挺與刃
也又張之非人矣予年十四學醫十年來未得其
要蒲多醫楊某者其著聞者也予堂弟病迎楊至
予素慕之陳罇俎列管絃舟於縣南之蓮池賞花
釣魚以樂楊從容問曰予聞醫之道其要在究病
源察脉理識藥性審天時然乎楊曰此其綱耳病
源莫要於究虛實虛實者死補瀉得宜可生
也脉理莫要於察生尅生生尅尅者死子母相乘

可生也君臣佐使藥性之要也君以主之臣以輔
之使以行之而反佐之功不至則驕溢橫出者死
或一君而四佐或三佐而二君察其受病之淺深
可也五運六氣天時之要也氣運涼病雖温加温
藥氣運温病雖涼加涼藥涼一於温温一於涼死
矣詳是四者而醫道備矣予曰然楊又曰病有三
百六十目脉有三百六十度藥有三百六十種時
有三百六十變予頗厭其太拘楊曰使君知醫之
經傳乎內經本草其經也秦越人淳于意華陀孫
思邈劉可問李東垣諸家所著其傳也且誦其書

河

初可

總校潘有為

甚悉予又心服其博記再思曰凡楊之言皆予所知者予之治病無起死回生之功楊其能度越人乎心復疑之堂弟勿藥恙耳疾愈而楊去楊自高其術非隆禮厚資不能致正德丁卯予病甚百計迎楊來并蒲之名醫數人環視嗟嘆弗能治有張乾溝者自言能愈疾張形容朴野衆皆笑之楊問曰汝能究病源察脉理乎曰不能汝能識藥性審天時乎曰不能楊曰汝皆不能來何爲者張曰但能愈疾耳乃出藥十餘丸楊曰此丸之後更何藥乎張曰無楊曰此疾愈後調理須尚百貼張不答

諸醫知予疾難治也托張而散予弟五泉大夫計無所出持藥告諸天曰吾兄之病篤矣而命醫者又山人也惟神其佑之藥進而予蘇明日煩懣不能寐張以竹葉糯米麥門冬煎湯與之而安問餘藥曰米粥少加白煮肉耳遂辭去又二十年予撫晉陽感秘結疾藩臬諸君子召楊至且爲之先容曰博聞廣記群醫不能及也乃誦其所謂究病源察脉理識藥性審天時之槩藥兩劑弗即功予却藥三日事急矣晉王遣典膳送離牲數品典膳自言能醫出開結枳實丸三十枚楊笑曰我用防風

通聖散大黃朴硝尚不能行枳實豈推陳致新者哉予以其藥品雖無益亦無損試服之明日而通予呼與膳而問之典膳顧揚曰君不思防風通聖散之名乎傷寒用防風以發表防風善結中用硝黃佐之耳非推蕩之劑也楊默然去二事相去二十年如合符節漢人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又曰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此之謂也然後知天下之事自有真豈惟醫哉豈惟醫哉予自晉陽謝事歸張老矣因書以贈之

賀沈母太宜人八十序

太宜人鳳崗廷尉沈公母鳳崗貴封太宜人今年二月七日元年八十矣夫七十稱古稀矧八十乎是可賀也太宜人貞靜恒一老執內則是固凡知德者所樂道矧鳳崗為人子而又篤孝者乎初鳳崗為給舍時歲在戊戌太宜人壽七十然其時太宜人先以

太慶覃恩封太孺人矣鳳崗有友二人焉趙太史氏尹太史氏撰沈太孺人壽文賀焉故今八十以文屬苑洛人苑洛人者亦鳳崗友也為之序曰山蘊粹而玉生玉既孕而山潤前人之善慶必垂於後

後人之善福亦延于前斯物理之自然天道之必
至吾于是徵之沈氏世德云故有太宜人之德則
有以篤鳳崗之賢有鳳崗之賢則有以衍太宜人
之壽人孰無母母有壽者孰有太宜人之德人孰
無子子有貴者孰有鳳崗之賢惟太宜人閑閑靜
女實兼士行絲枲不停其機卷冊恒在其側義撫
伯氏之孤順緩贈君之怫奉先祠之獻享而盡其
誠隨中饋之豐儉而致其潔蚤脩婦德孝竭翁姑
中罹大變獨持家政晚收母教訓子大成是以振
沈氏之中衰膺

年翰

褒封之盛典壽高八十不杖不扶自是耄而康期而
健蓋無量也惟鳳崗幼有至性夙承世訓學以充
英毅之資才以運碩膚之用富群業於翰苑益十
朋于諫垣得金矢於廷尉一時聲望雅重士林異
日爲名卿爲賢相所必至也古之孝子有一念誠
懇能延親年起親疾者矧鳳崗之賢謂無介于太
宜人之壽不可也趙太史曰樹德明道以光壽于
太孺人千萬世者仲子之責也其斯之謂歟古之
賢母有斷機模灰而子以大顯者則鳳崗之賢固
皆太宜人之餘慶也尹太史曰不知仲子之賢蓋

觀太宜人身教之全其斯之謂歟太宜人姓張氏
秦州名族父兄皆舉進士爲時名人沈氏雖中衰
然故名族也故進士公以太宜人歸贈公贈公亦
以鳳崗貴贈給事中厚蓄耒暉強仕而歿所謂中
罹太變者也仲子鳳崗之行次

贈大叅喻君之雲南序

君余巡浙時屬友也以河間守叅知滇南政事初
我

國家內置中書省設叅政以貳平章外置十三行省
設官如中書叅政以藩臣重且要之官舉職者爲
難君茲行也其能舉是職而無負哉夫人固有未
行而知其能事固有未爲而知其成非億中也驗
其已然而決其將然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余其有以試君而
驗之也哉君昔尹臨海也以循良稱而余時巡浙
東是故嘗與之矣君昔按關內也以清肅稱而余
時伏里舍是故嘗被之矣君昔守真定也真定爲
畿輔大郡當天下要衝守是郡者鮮無失墜君剔
弊蠹興廢蠱平理政訟應酬賓旅不期年而真定
治被其澤者懷出其途者悅言天下郡守者必以

君爲最而余適自關內趨京師道真定焉是故嘗見之矣其治河間也猶夫真定也而益宏以領是故嘗聞之矣語有之善規者必能圓善矩者必能方天下之理一也真之民固臨海關內真定河間之民真之事固臨海關內真定河間之事以尹臨海者治真則惠施矣以按關內者治真則威行矣以守真定河間者治真則庶政浚明矣是故可以舉職而無負也夫宦成而怠心生治成而易心生名成而驕心生古之人鮮克有終者多矣君慎之敬之讓之如臨海時關內時真定河間時胡怠胡

易胡驕焉以已然而驗將然以已然而保將然皆自夫君也君將行矣君之僚某某脩故事當以文贈河間侯徐子銘余門牆友也且以君爲予舊屬友來請序君諱茂堅號月楨

贈衛侯獎勵序

我

國家統馭群工大明之典總之一人越在外服惟茲憲臣獲專揚刺故一檄之下榮比十朋而超階允升于茲邁迹能者膺之唐魯歸焉我朝邑行蓋鮮池爾然東臨大慶防于西據太平建子監利天成

取之靡盡轉販之徒群趨若市奸日以滋訟日以繁私日以蕃公日以削衛侯曰吁其咎在民其責在我我既在茲蠢茲麗罰茲義罔赦乃嚴其禁多其邏有獲者答繫之輸徒之獄成而讞于是人鮮冒法解商肆達昭聞于上巡監院使曰都孰如令賢承我者鮮憲網明明有典有冊懋爾能選爾勞罔勸厥勸諸屬罔勸署之休詞備以盛物匪幣帛之榮寔顯爾之能匪牲貞之馨寔勞爾之成爾令休享侯既奉檄吾邑諸獻將紀之旌常焉予惟唐虞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我

祖宗稽古圖治不僭不濫今

天子綜核勵精頻笑是重憲臣業業奉法莫敢爽侮侯茲承茲厥惟光哉匪侯匪教侯亦有造匪侯匪澤侯亦邁種厥德院使之錫各脩其職而已矣易有之益用大作命自上宣或得之而勵或得之而肆侯其勵茲書有之乃汝教工下承其命宜得則興勸爽德則興怠侯宜德茲諸獻曰可以為侯贈矣遂書之侯名傑山西夏縣人

贈太守鄧君獎勵序

初君未下車也同人問焉予曰是能舉職者乎同

人曰何以知之夫江漢始流人知其必致海者其源大也干將莫邪在匣人知其必利者嘗試故也君昔教榆次而化行晉之兩院使奏書旌之甫三年而擢清水尹清水治最秦之兩院使亦奏書旌之擢守吾同天下之道一而已安有善于教而不善于治良于治清水而不良于治同哉君既蒞政未朞年綉衣使者以爲賢下檄獎之冠花襲幣生牲庶品秬鬯二卣且曰顯示于衆咸俾見聞風百辟也初兵司集諸侯兵大閱朝邑君遣僚貳率其鄉兵至士氣精明器械整肅諸侯兵莫不望而稱

服曰此同州兵也兵司大悅報最於繡衣君之獎者本兵司推薦之力也君余戊子主考京畿鄉試所取士也往賀焉君避席問政蓋感知遇圖報稱也告之曰爲政之道中而已矣嚴以立法而寬以行之惠以澤民而義以裁之廉以持已而約以助之才以集事而敬以將之恭以接士而誠以率之詞訟不以聽斷爲察而務清簡可也催科不以速辦爲能而期完足可也興革不以無益病衆而急先務可也由是數者而無倦政有不立者乎同諸士曰吾鄧侯克邁先生訓請銘之旌常爲侯賀且

爲侯望焉

贈馬母許孺人八十序

母孺人副憲馬公元配翰林吉士君母以副憲公
官諫垣封孺人云歲丁未予入

賀吉士在告中圖歸養焉予就省之謂實授歸未晚
也吉士辭謝予曰一日之養勝三公吉士是也得
命歸今年母孺人壽八十六月十八日初辰吉士予
戊子主考京闈文場友爲文兼幣賀焉初副憲公
自諫垣左遷揚陽丞稍遷至滇南副憲滇南者世
云萬里雲南也母孺人皆從副憲公又註誣園土

數年比得釋歸而上天降割矣母孺人方中年當
大變獨持家政辛苦萬狀然猶勤節致積延師於
塾訓吉士學既成而吉士病正德丁丑嘉靖丁亥
病皆危甚護床越歲乃興悟當病時凡起臥藥食
母孺人日夜護持若嬰兒乃又辛苦萬狀吉士曰
非母則一朝泯滅母實再生也夫母以慈爲道者
也母孺人中遭家變竭力訓子猶母德之恒也至
於吉士兩遭危疾得母以平母孺人實再劬勞矣
蓋慈之慈者也子以孝爲道者也吉士色養志養
甘旨之奉顯揚之道猶子職之恒也至於棄官就

卷二
三十四
養若將終身其人情所難乎蓋孝之孝者也卽是
二者毋孺人壽百年可期也稽之載籍植德篤祐
自我聰明天道也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天道也古
有富人術者謂其不壽富人侈費享年始中身而
資盡壽延九十毋孺人婦德式內固宜偕老齊眉
矣而中道瑩瑩無天誰恃吉士竭孝抱德固宜平
格壽母矣而又辭不貲之富貴以奉朝夕凡為母
孺人也毋慈子孝持此二不盡之積則知毋孺人
壽百年可期也

賀汪母太宜人七十序

太宜人四子長春谷君南京太常寺卿次宗凱君
戶部員外郎宗伊君兵部主事宗召君中式舉人
主事君今爲叔氏中丞公嗣太宜人丙申歲以春
谷君南京給事中時封太孺人戊戌歲以戶部君
工部員外郎時封太宜人今年壽七十一十二月十
八日初辰也人子于親所深願者惟壽爲重人必
壽而后能享多福子之孝于親者惟顯揚爲大是
非以其富貴榮之也因其子之賢且貴而親之善
以彰况婦德之貞隱在閨壺尤不能不賴于子古
之賢母隨業京師丸能佐讀非其子爲名賢爲名

卿孰爲鏤之方冊傳諸後世哉太宜人四子皆賢
貴則太宜人之德可徵而其壽之無涯者亦可徵
矣夫壽者得之于天全之于人傳曰命稟于有生
之初非今所能移言天道也又曰敬則堅實精明
者壽和則怡悅豫樂者壽言人道也天陰陽剛柔
雜揉網緼固有脩短之不齊率其固有完其本真
不自絕于天者寧幾人哉太宜人年及七旬康強
若壯步履輕健不杖不扶望者不知其爲老人其
得于天者固已厚矣方其從父在室女德幽閑及
其釐裝于歸婦道歸謹中柄內政母儀孔式針絲

烹飪不學而能孝經女訓授卷即通翁姑悅其孝
妯娌讓其恭御閭範焉茲不以敬乎春谷君員外
郎君主事君舉人君伯仲四難金玉交輝聯翩科
甲照耀省寺祿養色養孝竭無方夫一子之貴人
所難得况四子皆貴乎一子之賢人所難得况四
子皆賢乎賢者未必貴貴者未必賢况貴而且賢
乎太宜人善獲其祥子迎其志處達順之地怡悅
豫樂可知矣春谷君已陟崇階柄用指日負外郎
諸君駸駸晉顯歷階可待異時樹勲業于
明時垂芳華于簡冊太宜人名因之而顯豈特隱于

閨壺而已哉太宜人四川彭縣尹汪公元配憲長
楊素菴之孫教授楊桂溪之女

贈戶部副郎李君之南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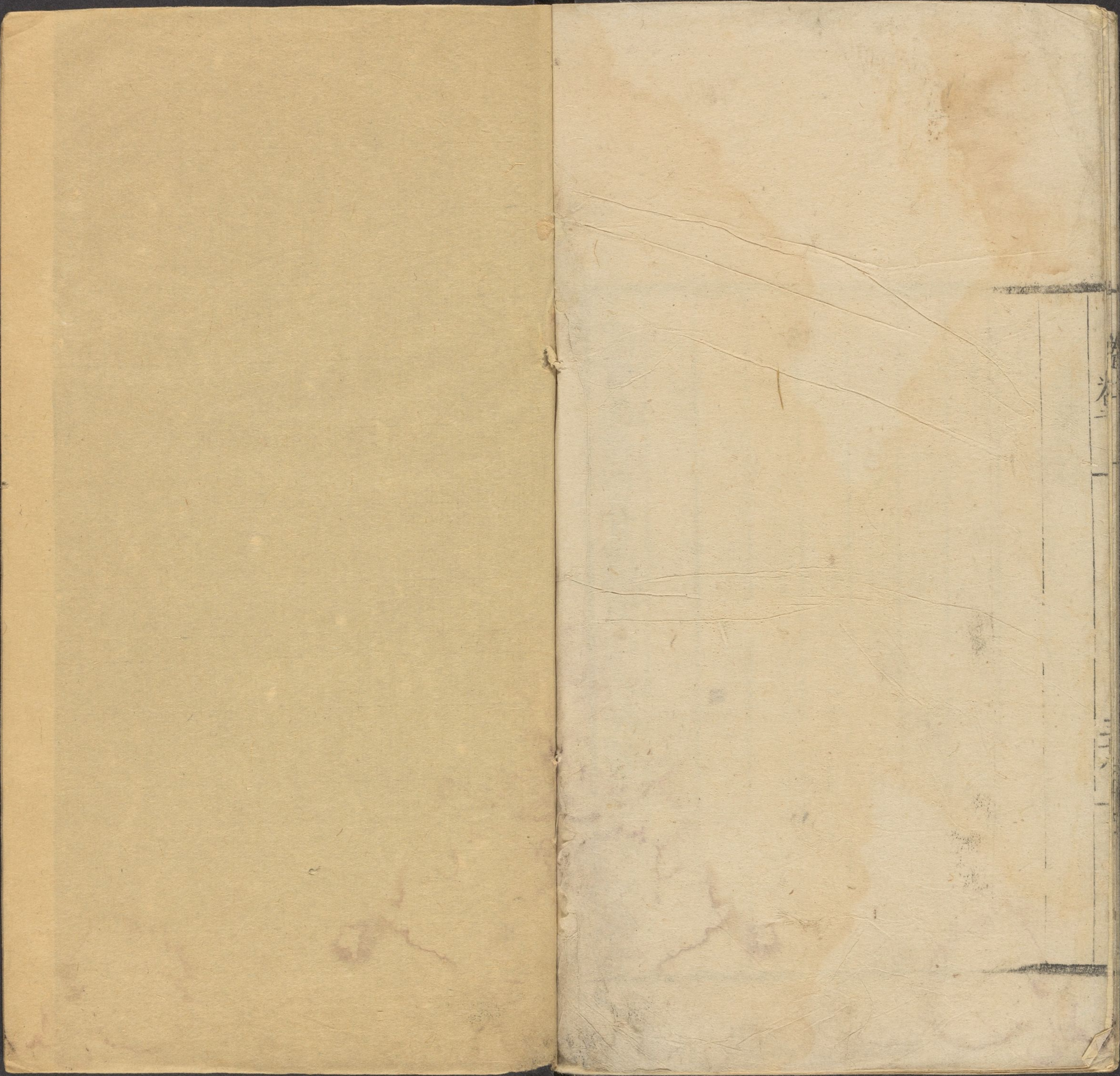
嘉靖丁未君來守吾同同古馮翊也先漢之遺風
猶存又益之君有弗治者乎明年而報政又明年
行省諸平章行臺諸刺史郡太守皆稱其能薦之
都院使監察院使亦皆素聞君薦之於

朝下之冢宰冢宰亦素聞君明年遷南京戶部員外
郎君僚二守董君節判常君州幕喬君述其舊治
之良欲文乎新政之道焉請文於予夫古之君子

所遇有尊卑爲治無二道治身治人治家治國一
而已矣而况於舊與新乎可以治同者弗可以治
部乎君之治同也儒以飾吏庶務彬彬有藝道焉
剖決酬答案無停積得果義焉臨民發政上交下
接緩急適宜圓通無窒識達理焉夫藝而流則文
果而流則忽達而流則隨實以濟文曰藝詳以濟
忽曰果介以濟隨曰達昔孔子論門弟子曰由也
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君能酌而用之
同之治也何難乎今夫驥未馳而知其致千里者
惟伯樂爲然已致千里雖常人亦知其爲驥也驗

舊徵新可以治同弗可以治部乎且州守之職百
責所萃崇五教典三禮若百工作人才理錢穀詰
刑名治甲兵諸曹之政無不總之但所治廣狹之
不同戶屬之任錢穀一事耳可以治同弗可以治
部乎雖然治道雖同而規模條貫或異其用故金
一也龍泉之利不可施之以鑿石百斤之杵不可
用之以剝雀所司不同也守有君道焉伸縮予奪
抑揚高下隨接而應皆由乎已宏大闕畧皆其用
也部屬之分有臣道焉上有司徒亞有左右大夫
輕重若毫厘長短若分寸多寡若合勺皆取裁於

堂官無得而專焉以君之才無施不可也是為存



卷二

三

